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GENERAL

TD/B/CN.2/13
31 March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减少贫困常设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1995年6月12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3

分析消除贸易壁垒、提高竞争力、贸易流量、
外部冲击、出口多样化，尤其是劳力密集型商品的出口
多样化以及这类商品的市场准入对穷人生活的影响

国际贸易和减少贫困

贸发会议秘书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导言.....	1 - 4
一、贸易壁垒的减少以及贸易流量、竞争和外部冲击的增加	
对贫困的影响.....	5 - 39
A. 总的背景.....	5 - 7
B. 新贸易体制的影响.....	8 - 27
1. 贸易壁垒的减少.....	8 - 12
2. 竞争的增加.....	13 - 16
3. 外部冲击.....	17 - 19
4. 贸易流量.....	20 - 27
C. 确定对贫困的影响程度.....	28 - 34
D. 结论.....	35 - 39
二、劳力密集型出口商品的生产、出口多样化和这类商品的市场准入对穷人生活的影响.....	40 - 75
A. 总的背景.....	40 - 45
B. 面向出口的小型制造企业.....	46 - 57
1. 参与国际贸易.....	46 - 53
2. 对穷人生活的影响.....	54 - 57
C. 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	58 - 69
1. 多样化和参与国际贸易.....	58 - 64
2. 对穷人生活的影响.....	65 - 69
D. 结论和政策建议.....	70 - 75

技术附件

导 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减少贫困常设委员会在1993年1月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上通过的题为“国际贸易与减少贫困”的工作方案的精神编写的。经常设委员会在1994年7月举行的第二届会议上进行删节和补充之后，有关说明中增加了“分析消除贸易壁垒、提高竞争力、贸易流量、外部冲击、出口多样化，尤其是劳力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多样化以及这类商品的市场准入对穷人生活的影响”这一部分。

2. 《乌拉圭回合协定》为本报告的分析提供了主要背景。在第一部分中，从“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影响”的角度对新的贸易体制作了分析；在第二部分中，分析和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调整以得到增加的机会带来的好处”的问题。

3. 更具体而言，报告第一节涉及贸易壁垒的减少以及贸易流量、竞争和贸易冲击的增加对贫困的影响。这一节包括了对各种问题的简短实质性分析以及乌拉圭回合对世界发展中地区贫困率的可能影响的数量估计。关于有关的模型分析详见技术附件。

4. 报告第二节关系到劳力密集型出口商品、出口多样化以及这类商品的市场准入对穷人的影响。它的依据是贸发会议1995年1月10日至13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的关于通过国际贸易减轻贫困的讲习班的结果。该讲习班由智利政府做东道主，并得到开发计划署以及荷兰和瑞士政府的支助。它的重点是讨论穷人在面向出口的微型和小型企业以及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企业中工作对改善其生活条件和前景的好处。在减少贫困常设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期间将作为非会期文件发表一个关于该讲习班议项的单独报告。

一、贸易壁垒的减少以及贸易流量、竞争和外部冲击的增加对贫困的影响

A. 总的背景

5. 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这是因为它将使它们和国际贸易系统完全结合为一体。更多进入国际市场不仅是增加出口收入的一种手段，并且能成为促进经济改革和减少贫困的一种力量。但是，对全球竞争力不太强的国家来说，贸易自由化会导致更严重的边缘化和贫困。

6. 新的贸易体制的实行(见框1)在制止否则会发生的贸易环境的恶化的同时，预期还可以恢复国际贸易系统的可预见性和秩序。因此，世界贸易流量将会增加，这应当会对具有相对优势并成功争取市场份额国家的福利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对许多低收入国家来说，由于贸易优惠减少以及因此造成的出口损失和较高的进口食品价格使进口费用增加，新的贸易体制可能在中期和长期内造成贸易亏损的增加。

7. 在报告的本部分中，对乌拉圭回合在中期和长期内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初步估计。所讨论和模拟的预测变化是严格按照乌拉圭回合协定所提供情况分析的结果，不是全面包括所有可能的变化。重点是乌拉圭回合十分可能产生最大影响的条款和规定对贫困的影响。主要设想是从实质角度阐述的。另外，对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影响程度的估计是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建立方法进行的。在模型建立工作的这一阶段，不可能深入涉及每个国家的详细情况。

B. 新贸易体制的影响

1. 贸易壁垒的减少

8. 通过乌拉圭回合贸易壁垒的减少将主要在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以及其他劳力密集型制成品的贸易方面影响贫困，因为这些产品作为当前和将来的出口商品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这些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应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扩大贸易机会，从而有助于在发展中世界全面减少贫困。另一方面，对农业生产的国内支

框 1

乌拉圭回合的主要结果

- 所有非关税壁垒都将转换成关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关税将降低36%，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关税将降低24%。补贴出口的数额将必须减少21%，国内补贴必须减少20%。但是，最不发达国家可免除这些义务。
- 纺织品和服装贸易(见《多种纤维协定》)将在十年内实现自由化，其中多数商品贸易的自由化将在最后一年实现。
- 制成品关税将大约降低40%，要求在五年中按同样比例进行。因此，关税加权平均数额将降低6%以上到4%以下。在禁止出口自动限制和其他反常“灰色区域措施”方面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另外，所有国家还一致同意不提高现有关税水平(“约束因素”)。
- 通过《劳务贸易总协定》将劳务纳入了多边世界贸易范围。
- 一项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确立了保护和加强知识产权的标准和规定。
- 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或其他类似原因实行数量限制以及违反关贸总协定原则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将不再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乌拉圭回合在规则和原则方面还包括了一些措施，例如在利用保障措施保护国内工业方面规定了更严格的原则，澄清了反倾销规则和补贴，并改进了争议解决机制。协定还包括建立世界贸易组织。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199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助和出口补贴的减少可能至少在一个过渡时期内使基本食品的世界价格上升。因此，在作为食品纯进口国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贫困率可能会上升。

9. 由于发达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将分阶段逐步实行，或者，大部分只是在接近执行阶段末尾的时候才实行，所以在200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不会受到其全部影响。另外，还应当指出，在执行阶段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国具有明显的劳力费用相对优势的某些部门将继续实行相对较高的关税。因此，发达国家普遍减少关税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可能会被削弱，因而推迟实现。

10. 在制成品方面，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关税壁垒已经作了一些大幅度削减或准备这样做，某些非洲国家做了较小的削减。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主动大幅度放宽了进口，或者作为结构调整政策的一部分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

达成了协议。

11. 发展中国家进口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将各不相同,这取决于进口是主要包括(a)生产者对进出口替代品的中间投入,还是(b)与国内生产商品直接竞争的消费品。在前一种情况下,进口可以促进国内生产和就业,从而减少贫困;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转向进口而造成的生产损失,贫困在短期到中期内可能增加。这种损失只能在较长期内,在其他国家贸易壁垒减少的情况下对其他商品生产进行投资之后才可能得到弥补。

12. 通过乌拉圭回合实现的最惠国贸易壁垒的减少也将破坏根据普遍优惠制(普惠制)等优惠安排获得进入市场机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势。如下面所述,通过降低优惠接受国所享有的优惠额实现的最惠国关税的减少会使减少关税所带来的大部分贸易机会转移到其他出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更具有竞争力的国家的贫困率可能会以其他国家贫困的增加为代价而下降。

2. 竞争的增加

13. 由于乌拉圭回合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保持或扩大出口市场份额方面将面临更多竞争。新的贸易体制有利于那些具有竞争力或将能够抓住新的贸易体制所提供机会的国家。由于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容易进入市场,一个长期作用可能是具有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出口投资的增加,其结果是更迅速和持久的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减少。

14. 劳力费用低、拥有大量熟练劳力、创业人才、较完善的基础结构、投资效率、充分的鼓励措施、良好的外国投资环境以及适当的销售体制等因素是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例如,在服装出口方面,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具有低成本、熟练劳力和原料等优势,但至今仍受到最惠国配额的限制,这些国家预期可以增加市场份额。新的一批分包和低劳力费用国家也可能由于取消配额而获得市场份额,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贫困减少。这种国家要依赖其他国家,例如在服装材料和销售方面。在其他制成品方面,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将会由于它们与发达国家竞争市场份额的商品或通过分包安排为其生产组件的商品关税的减少而获得好处。

15. 当然,竞争的增加意味着有输者,也有赢者。可以预料,其竞争优势在于配额或其他特别优惠待遇的国家会失去份额,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变成微不足道的供应国。它们被其他国家取而代之还可能在长期内导致某些工业出口结构的更集中化。对将失去市场份额国家的贫困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原产地规则标准是否适用于它们的出口。

16. 另外，可以预料，其优惠减少的国家在进入新的出口市场方面会遇到更大的竞争，竞争不仅来自被排除在普惠制办法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或由于已经形成自己的竞争能力其优惠受到配额限制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来自发达国家。本来会促进这些国家投资于和发展新的出口部门的贸易优惠的减少是失去减少贫困机会的一个原因。某些初级商品生产国在其加工程度越高其通过普惠制和有关欧洲联盟市场的《洛美协定》获得的关税优惠一般越多以及不受关税升级影响的这种优势现在会变小的情况下，其在进一步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有限进展会使其更加不幸。

3. 外部冲击

17. 可能会产生与新的贸易体制相联系的各种冲击，其规模和可预见程度各不相同。对穷人破坏最大的冲击很可能更难预测，这种冲击和乌拉圭回合关系不大。例如，减少关税以及商品和劳务流动的其他障碍不仅可以引起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的剧烈上升，而且和消除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综合影响可以产生很难准确预测的很大冲击作用。例如，最近在某些国家与国际收支危机相联系的冲击，其部分原因就是进口自由化政策和造成大规模贸易赤字的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综合作用。在有关国家，因此不得不采取的货币贬值和经济紧缩措施至少在短期内会对贫困产生广泛影响。¹

18. 除难以预测的巨大冲击以外，还有可以预料的与执行乌拉圭回合协定有直接关系的较小冲击。但是，新的贸易体制在全球范围看来似乎微小的影响对个别有关国家可能是严重冲击。例如，一些非加太国家的收入损失就是因为欧洲联盟市场贸易优惠的减少。同样，曾因为对效率较高生产国的配额限制而能出口服装的国家也会受到冲击，这将使其这一经济部门所雇用的穷人减少。小国将在食糖和服装出口方面受到与配额有关的冲击的一个例子就是毛里求斯。

19. 将必须对付严重冲击的一些低收入国家，其贸易条件将由于《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而产生的下述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下降：(a) 热带农产品优惠额度的削减，(b) 温带农产品进口价格的上升。² 第一个因素可能会损害非洲南撒哈拉地区的农场工人以及可可和咖啡的小生产者，后者将会影响非洲南撒哈拉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地区食物紧张家庭的基本消费需要。

4. 贸易流量

20. 在这一题目下所讨论的预计流动只涉及可具体归因于乌拉圭回合解决办

法的流动,而和一般、普遍的流动无关。预计乌拉圭回合将导致贸易开辟和贸易转移的增加,因而使新产生的贸易流动和格局不同于过去。但是,在所有变化得以完成之后,预计贸易流动的转移和增加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净影响不会很大。另外,由于各项协定都分阶段执行,多数主要变化不会很快出现。

21. 总的来说,净变化虽然小,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应当起积极作用。但是,收益和损失的区域分布将相当不平衡:预计亚洲和拉丁美洲将有收益,而加勒比地区,特别是非洲南撒哈拉地区将会走下坡路。

22. 受益最大的国家将是那些过去受贸易壁垒限制最大的国家和对其出口制成品的关税下降最显著的国家。损失最大的国家将是那些通过普惠制和《洛美协定》受益于进入市场优惠条件、但其优惠额度现在显著下降的国家。食品短缺的国家如已经提到也将会受到较高的世界食品价格的不利影响。

23. 贫困可能普遍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预计中国(如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印度将会增加其世界服装和其他劳力密集型出口制成品市场中的份额。³ 由于全世界约半数的绝对贫困者都生活在这两个国家,⁴ 它们通过乌拉圭回合获得的任何显著收益都可能会使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所有影响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如果多种纤维协定配额的取消导致发达国家竖立起新的壁垒,中国和印度在多种纤维协定方面的收益就可能减少,而乌拉圭回合对减少世界贫困的净影响就可能不大。因此,在这个时刻只能意向性的预测,新的贸易体制将会降低世界贫困率。

24. 在农产品方面也会发生供应国转移的现象。温带农产品世界价格会由于在农产品方面的承诺逐渐上升,但是,多数发达国家市场将仍然会得到相当于高关税的各种措施的保护。⁵ 因此,象阿根廷这样的粮食盈余国家将只限于向粮食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出口食品,但至少不会被发达国家的补贴出口挤出这些市场。在亚洲,特别是泰国将受益于向已实行粮食进口自由化的日本出口稻米。在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对贫困的净影响是一个权衡对无土地劳动者季节性雇用的增加这一好处和粮食短缺家庭粮食费用的增加的经验问题。

25. 在热带农产品方面也会发生转移,巴西和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将获得科特迪瓦、肯尼亚、喀麦隆和加纳等非洲国家的咖啡和可可出口市场份额。如前面所提到,由于非加太国家优惠的减少,预计将会发生向拉丁美洲生产国的贸易转移。由于非洲南撒哈拉地区机械化生产程度较低和拥有土地情况较分散,市场份额必然会被拉丁美洲国家所得,因而造成全球贫困的净增加。

26. 在工业产品方面,最惠国关税的减少可能会导致不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贸易转移,虽然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可能会在关税将显著减少的高技术商品的生产方面与发达国家继续有效竞争。因此,在这些亚洲国家,贫困将显著减少。对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最惠国的削减对其贫困程度不会有多大影响,因为它们对尖端工业产品优惠办法的利用总的来说是有限的。

27. 最后,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几乎有三分之二是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很可能会继续增长。在某些情况下,与乌拉圭回合相联系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将会显著加强这一趋势。东亚和东南亚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增长迅速,已经成为相互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市场。这种相互开放国家市场会引起对商品和劳务的广泛需求,可能在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进行调整的最初困难阶段以后,这种情况会促使贫困持续减少。

C. 确定对贫困的影响程度

28. 在设法确定乌拉圭回合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时,报告这一部分的设想是:乌拉圭回合对贫困的影响将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转化而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主要相对优势在于其低劳力费用,合理的设想是,由于乌拉圭回合所造成的任何出口得失都会对收入产生影响,即便收入水平很低。在确定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时,对所有国家都用一个统一的绝对贫困线衡量。因此,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越大。

29. 虽然为估计乌拉圭回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了一些努力,⁶但没有为确定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影响程度做任何工作。现有的所有研究都估计,新的贸易体制将会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本研究选择了两个模型,因为它们将乌拉圭回合的影响分解为对不同发展区域和一些选定国家的影响。这就是哈里森模型和农村--城市、南方--北方模型(农城南北模型)。⁷

30. 如表1所示,哈里森模型和农城南北模型对中国和墨西哥情况的估计有重大不同。哈里森模型预测中国和墨西哥总的来说有微小收益,而农城南北模型则预测会有损失。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农城南北模型的重点是农业。鉴于中国由于关税取代多种纤维协定配额而可能获得的贸易份额,哈里森模型对中国情况的估计看来过低(见本报告IB节)。

表 1

哈里森模型(1995年)和农城南北模型对选定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的估计比较

哈里森模型名称	哈里森模型 1991年国内 生产总值百 分比变化 ¹⁰		农城南北 模型 1992年国 内生产总 值百分比 变化	农城南北模型名称
	短期	长期		
大韩民国	0.6	3.1	1.3	其他收入较高亚洲国家 印度尼西亚 其他收入较高亚洲国家 其他收入较高亚洲国家 其他收入较高亚洲国家 中国
印度尼西亚	0.4	2.6	0.1	
马来西亚	1.3	12.9	1.3	
菲律宾	0.2	7.1	1.3	
泰国	0.9	16.5	1.3	
<u>中国</u> ¹	<u>0.0</u>	<u>0.6</u>	<u>-0.2</u>	
南亚	0.2	2.5	0.7	印度 其他收入较低亚洲国家
南亚	0.2	2.5	0.0	
巴西	0.1	1.1	0.3	巴西 <u>墨西哥</u> 其他拉美国家
<u>墨西哥</u> ¹	<u>0.1</u>	<u>0.8</u>	<u>-0.5</u>	
其他拉美国家 ²	0.2	1.8	0.0	
中东和北非国家	-0.1	0.4	-0.3	马格里布国家
非洲南撒哈拉地区 ³	-0.1	-0.9	-0.3	其他非洲国家 ⁴
<p>¹ 划线处表示两种模型的估计有重大差别(符号相反); ² 阿根廷除外; ³ 南非除外; ⁴ 尼日利亚和南非除外。 注: 哈里森模型中百分比的计算稍有不一致情况, 购买力平价的衡量是1992年的, 而国内生产总值数字是1991年的。 资料来源: 哈里森, 前引书, 表10和13; Goldin和van der Menbrugghe, 前引书, 表4; 开发计划署, 1994年, 《人类发展报告》, 表18。</p>				

31. 从表1来看,很明显,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增长的一次性影响非常小。事实上,由于所作设想的不同,甚至有些国家的符号也起了变化。这种研究结果表明,应当非常谨慎的对待对由于乌拉圭回合贫困情况变化的数量估计。

32. 如上面所指出,本研究的设想是,乌拉圭回合对贫困的影响是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转化而来。为此目的,将贫困线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定为人均每日1美元。⁸ 为本研究所研制和利用的模型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和一个收入不平等变量(Gini系数)归结为穷人在整个人口中所占比例。所用数据引自对41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⁹

33. 由于对新的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影响的数量估计非常小,对贫困的影响当然也就微不足道。根据有关贫困的回归结果,人均收入每增加1美元,就会引起绝对贫困的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 $25.6/\text{GDP}_{\text{CAPITA}}$ 个百分点,¹¹ 假设收入分配没有变化(详见技术附件)。因此,如表2所示,利用哈里森模型计算的回归数表明,新的贸易体制的所有影响发挥出来之后,贫困人数将减少1,580万。这相当于发展中世界总人口的0.5%或贫困人数减少1.4%。

表 2

乌拉圭回合对贫困的影响概况

国家/区域	农城南北模型			哈里森模型(1995年)					
	贫困人 数变化 (千人)	占人 口百 分比	贫困人 数变化 (百分比)	短期 (千人)	占人 口百 分比	贫困人 数变化 (百分比)	长期 (千人)	占人 口百 分比	贫困人 数变化 (百分比)
中国	602	0.05	0.38	-120	-0.01	-0.08	-1,656	-0.14	-1.04
其他东亚国家	-526	-0.16	-0.84	-416	-0.13	-0.66	-5,544	-1.68	-8.80
印度	-1,614	-0.18	-0.26	-484	-0.05	-0.08	-5,766	-0.64	-0.92
其他南亚国家	0	0.00	0.00	-149	-0.05	-0.24	-1,777	-0.64	-2.85
中东和北美	48	0.07	2.74	17	0.03	0.97	-63	-0.09	-3.61
非洲南撒哈拉	149	0.08	0.15	70	0.04	0.07	269	0.14	0.26
拉丁美洲	-9	0.00	-0.01	-129	-0.03	-0.12	-1,213	-0.32	-1.17
合计	-1,351	-0.04	-0.12	-1,213	-0.04	-0.11	-15,750	-0.47	-1.41

34. 根据哈里森的长期模型,绝对贫困人数减少最多的国家预计将是印度。在该国,贫困人数可减少580万,相当于全国人口的0.6%。贫困人数所占百分比的最大变化将发生在东亚,由于乌拉圭回合,该地区1.7%的人口可摆脱贫困。预计在其他分区域贫困也将减少,但非洲南撒哈拉地区例外。在该地区,由于乌拉圭回合引起的变化,贫困人数将增加269,000人,相当于总人口的0.1%。¹²

D. 结 论

35. 预计,乌拉圭回合将导致贸易的扩大以及贸易格局的变化。贸易流动的规模和格局将在各方面不同于现在。但是,对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净影响很可能非常小。从长远估计,由于乌拉圭回合发展中世界的绝对贫困可净减少1.4%。但是,在非洲南撒哈拉地区,由于乌拉圭回合,贫困人数可增加约25万人。

36. 通过加剧世界市场的竞争,乌拉圭回合将给各区域、国家和每个国家内不同群体带来收益也带来损失。价格和质量方面的国际竞争可能使亚洲和拉丁美洲相当数目的国家得到好处。但对低收入国家,特别是竞争能力较弱的非洲国家将是不利的。这些国家有丧失市场份额的危险,因而成为边缘供应国。因此,其贫困可能会增加。

37. 而且,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不能脱离为适应新的生产格局进行的调整所付出代价。由于消费品转向进口所造成的生产损失,在短期和中期内可能会造成失业和贫困的增加。这种损失可能只有在较长期内才能得到弥补,即根据其他国家贸易壁垒减少的情况对其他商品生产进行投资之后。因此,乌拉圭回合的中间暂时影响可能是:许多国家的贫困在减少之前会增加。

38. 由于《乌拉圭回合农产品协定》,作为粮食纯进口国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将会受到进口温带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严重影响。某些国家可能会因为两个因素的综合影响而贸易条件恶化:(a) 热带农产品优惠额度的下降,(b) 进口温带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例如,在非洲南撒哈拉地区,优惠额度的减少将会损害农场工人以及咖啡和可可小生产者,而基本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会影响食品短缺家庭的消费需要。

39. 在竞争力较弱、收入普遍低的国家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贸易环境之前,将有必要保证对由于乌拉圭回合变得脆弱和贫困的群体的生活用品纯供应。国际社会可通过促进进入市场条件的改善、更多减轻债务、粮食援助以及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减少贫困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为此作出贡献。¹³

二、劳力密集型出口商品的生产、出口多样化和 这类商品的市场准入对穷人生活的影响

A. 总的背景

40. 减少贫困常设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3除其他外特别要求“分析出口多样化,特别是劳力密集型商品和这类商品的市场准入对穷人生活的影响”。为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更多知识和在各国之间交流情况,贸发会议于1995年1月10日至13日在智利圣地亚哥安排举办了一次题为“通过国际贸易减轻贫困”的讲习班。讲习班得到开发计划署以及荷兰和瑞士政府的支助,由智利政府作东道主。讲习班的目的是回顾和讨论各国成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为发展中国家提出关于如何实行多样化和增加劳力密集型出口生产、从而改善穷人生活的政策指导原则。讲习班的重点是各国为减轻贫困而加强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的生产以及面向出口的小型 and 微型生产企业的作用的经验和政策。

41. 在选择作为重点的分部门时,正式的城市经济被有意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在正式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之下。¹⁴ 收入水平对需求的弹性影响小的传统热带产品也被排除在外。这种生产和临时议程项目3强调“出口多样化”的措词没有关系;另外,传统热带农产品的出口前景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是令人鼓舞的。为减少可能的分部门的数目以便于深入分析,圣地亚哥讲习班采取了下述标准:(a) 农业分部门涉及非传统、多样化出口,包括增值加工活动;(b) 农业和制造业这两个分部门绝对属于劳力密集型,并且定期或按季节主要雇用不熟练工人;(c) 两个分部门都有升级的机会,从而使渴望上进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小土地所有者能摆脱贫困;(d) 在进口国收入水平对两个部门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有足够的弹性影响。

42. 考虑到上述标准,讲习班的重点主要是:(a) 新鲜和罐头蔬菜和水果的出口生产,(b) 鞋袜和针织品的出口生产。很难精确地确定这些出口分部门的实际规模。例如,关于从事这种生产的大小农业生产者和制造商各自所占比例的数据很零散。¹⁵ 然而,从综合数字来看,这些分部门似乎很重要,而且仍在增长。1988/89年度的新鲜蔬菜世界贸易额为160亿美元,在1980到1989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贸易方面平均增长4%;加工水果和年平均增长率的相应数字分别为70亿美元和8.9%。¹⁶ 1990/91年度世界鞋袜贸易总额为270亿美元,其中110亿美元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有关,1980年到1991年,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出口年增长率为9.9%。针织品的相应数字分

别是390亿美元、170亿美元和12%。¹⁷ 一般来说,鞋袜和针织品是中小型企业起显著作用的领域。¹⁸

43.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上述分部门对发展和减轻贫困的重要程度不同,制成品出口在亚洲比较重要,非传统农产品出口在非洲比较重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两者都很重要。例如,在非洲南撒哈拉地区,直到90年代非传统农产品出口一直在咖啡和可可之后居第三位,但排在茶叶、棉花和烟草之前。¹⁹ 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这些产品的出口额在国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迅速上升。在津巴布韦,非传统农产品出口额从1985年的不到100万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超过5,000万美元,²⁰ 在危地马拉,小土地所有者的承包耕种非常普遍,非传统农产品出口额从1978年的270万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8,000万美元。²¹ 同样,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微型和小型企业集团(见下文)在这两个区域的某些国家的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例如,在印度Madras附近的Tiruppur的一个小型企业集团棉织品出口额达到3.74亿美元(1986年为1,200万美元);在巴西的Sinos Valley,一个小型制鞋厂集团在世界皮鞋工业出口中所占份额从1970年的0.5%增加到1990年的12.3%,1991年的出口总额达到将近9亿美元。²² 在大韩民国,由于该国大型企业希望保持较低的劳力费用,减少罢工的风险,从而保持市场份额,与低费用的亚洲竞争者有效竞争,将生产分包给微型企业,微型企业的间接出口生产所占份额从1980年的18%增加到1990年的85%。²³

44.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贸易系统的同时,乌拉圭回合的各项协定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出口生产对穷人生活的影响。由于贸易壁垒的减少,发展中国家将可以更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预计这将促进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力费用仍然是相对优势的这些和其他分部门的出口能力。例如,由于预计发达国家对皮革、橡胶、鞋袜和旅游商品进口的关税将因为乌拉圭回合减少32%,估计发达国家这些商品的进口将增加4.3%。²⁴ 同样,发达国家对纺织品和服装进口的关税预计也将减少16%。²⁵ 对某些亚洲国家更重要的是,多种纤维协定配额的逐渐取消会使其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更显著地容易进入市场。²⁶ 在非传统农产品出口方面,欧洲联盟对水果和蔬菜进口的关税计划减少28%,美国39%,日本33%。²⁷ 另一方面,应当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的关税将会削减,但和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产品相比仍会普遍保持较高水平。而且,关税升级将会减少,但不会很显著。

45. 关于通过国际贸易减轻贫困的讲习班所涉及的职业问题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某些国家所提出的劳工标准问题有一定关系。²⁸ 不管这种关注是否正确,都会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最大相对优势的产品领域威胁到发展中国家。虽然小型农场或

城市中非正式部门微型企业的工资和福利条件不能和发达国家、以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正式部门的企业相比,这种情况通过发展将会得到克服,其中贸易的增加将会起关键作用。

B. 面向出口的小型制造企业

1. 参与国际贸易

46. 在进入出口市场方面,面向出口的小型制造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不仅有生产方面的困难,而且有市场销售方面的困难。这类企业的许多产品已经能够,或经改进质量后便能够使国外买主满意,但与进口商的联系渠道不容易建立。主要障碍是,国际市场上的交易通常是大宗交易,因此,小型企业的问题是规模不适应。²⁹ 其他障碍包括:产品质量仍达不到国际标准;许多时候获得资金有困难。³⁰ 另外,文化、语言和商业惯例方面的障碍也使任务变得复杂。即使进入了出口市场,往往也会因需求变化迅速和技术的革新而难以保持一席之地。³¹

47. 小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有两种做法,一是直接进入,二是通过分包合同。直接进入可能使小型企业陷入与大型企业的竞争,而分包是小型和大型企业互补互益的好办法。在直接进入市场的情况下,起中介作用的是贸易公司、小商、公共机构、国际买主,或通过小型企业与最后买主的直接联系。这样的安排通常是独立的买主与卖主之间的“即期市场”交易。有时,所卖产品是按照买主的规格专门生产的,有时,是国内市场消化不了而靠廉价而不是质量销往邻国的产品。上述两种情况下的交易费用都往往很高,因为寻找中介人不容易,订货量通常也小。跨国界同民族社区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在这类情况下,出口通常是通过国外商务旅行或住在国外的朋友或代理的安排的。³²

48. 另一方面,分包安排是更有计划结合的纵向生产和销售系统的一部分。例如,在本国大型出口公司吸收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和专门知识的一些国家,采取了向小型企业外购的办法,目的是用国内生产的投入代替原来进口的中间投入以生产供出口的制成品。³³ 分包连锁可能象计件办法那样很长,包括非正式部门的微型企业。

49. 外购关系的特点可能是以买家为主的对一家外包企业的依赖关系,也可能是几家企业之间的平等安排。在小型企业地位稳固和有多家外包企业一起竞争的情况下,后一种关系更为常见。微型和小型企业受益于这种安排,它们获得了新的生

产机会，减少了销售责任有时还从外包企业获得周转资金、更多技能以及技术和业务专门知识转让。反过来，对外包企业的好处是价格低廉和更灵活的生产。

50. 在某些分部门如鞋袜制造行业，跨国公司已把几乎所有劳力密集型生产活动分包给低收入国家中的中小型企业，而在本国只保留了商标、设计部门和零售网。³⁴ 而跨国公司设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特别是设在出口加工区的“maquilas”和企业向当地企业分包的情况一般不常见。³⁵ 这些飞地的组装业务通常是进口所需的原材料和投入，有时甚至把自己本国的供应厂商带到东道国。³⁶ 原产地规则有助于并促使采取这种做法，原产地规则在优惠额度较小的情况下使交易费用或生产成本高于在当地分包。³⁷ 然而在一些工业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联系已经有所改变，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与区外企业在产品质量上的差距已经大为缩小。³⁸

51. 除单个的小型企业借助于分包安排或与进口代理的直接联系参与出口的情况以外，还有小型企业集团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内小型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使它们具有一种重要的竞争优势：灵活的专门化。

52. 灵活的专门化这一概念指的是：互相靠近的小型企业可共同利用信息和资源，其活动具有互补性。当这种集团具由部门和地理集中性时，其效率、灵活性、专门化程度就有所提高，并且往往能产生革新，这些对在本国市场之外进行竞争是十分必要的。³⁹ 例如，在进口发货数量小、由于繁琐的进口手续不经济的情况下，小型企业集团的汇总安排使这方面的费用减少了25%之多。⁴⁰ 地方行业协会和商会等集体性、权力分散的销售支助机构以及与地方政府的联系在提供必要的信息、建立技术能力和发展与外国客户的关系方面往往也起着重要作用。⁴¹ 劳力密集型生产的低劳力费用是这些企业集团的一个重要竞争优势，特别是在这种企业集团建立在乡镇或城市周围边缘地区的情况下，在这种地方，工人一旦经过训练就不太可能离开原来企业去其他地方寻找工资高的工作。⁴²

53. 多数企业集团一开始都是争取立足于当地，主要为当地市场生产。只有在当地市场变得饱和时，一些集团才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销售，并最终发展到外国市场。出口活动最初都是针对临近国家，主要是通过价格进行竞争。⁴³ 随后，集团内各企业之间的规模差距开始变大，随着外国客户的相继出现，开始发展纵向联系以获得支配地位，全球市场的出口交易环境变得日益复杂。⁴⁴

2. 对穷人生活的影响

54. 小型出口制造企业中的就业和创业精神普遍有利于穷人的生活。在这种企业中提供的是劳力密集型工作,为使产品质量在国际上更具有竞争力而提供的培训和技术援助往往使工人的技能得到提高。⁴⁵ 随着人力资本的增加,工资水平也往往相应提高。

55. 但是,对穷人生活积极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这取决于所得工资和可供选择的其他收入机会之间的差距。在所雇用劳力来自一个失业群体或属于假失业这种极端情况下,实际上所得全部工资是工人及其家庭的净收入。⁴⁶

56. 但是,总的来说,微型和小型部门工人的工资、福利和工作保障仍然不如正式部门的雇员。在很长的连锁承包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工人的工资必须尽量低以使其集体劳动足以从财务上维持多层承包系统,仍然能够和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工厂劳力费用竞争。⁴⁷ 而且,通过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一情况本身并不意味着工资也会增加。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部门可得到的劳力供应,由于周围萧条地区劳力的迁入使劳力市场随时都可能扩大,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可能会停留在较低水平。⁴⁸

57. 可以将某些企业工人和雇主的情况作出一个比较。在不太小的企业中,工人可能比较穷或非常穷,而雇主则不太穷,有时相对来说比较富裕。在往往是家庭经营的微型企业中,如果雇用工人也是很少,这些工人往往和雇主有亲戚关系,或得到雇主和信任和帮助。在集团式企业中,工人和企业主的社会经济差别往往不显著。学徒工人后来开办自己的小型企业是相当常见的现象。而且,这种集团的特点往往是密切的社会关系网,工人和企业主不是邻居就是亲戚,或者由于共同的社会经历组成的关系网,如为争取城市土地使用保障进行的长期集体斗争。⁴⁹ 事实上,曾经同甘共苦往往是小型企业聚集地区具有艰苦工作和节约风气以及创业精神的原因。⁵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文化关系网可能会发生变化。随着面向出口企业的成熟,集团内异化的增加,一些企业将作生意的重点从横向联系变为纵向联系,共同的社会地位有时会发生变化。

C. 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

1. 多样化和参与国际贸易

58. 在农场一级加工和贸易的多样化可以成为增加农村穷人工作机会和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方面,非传统出口农作物的特点是:外国市场需求在增加,而且看来具有弹性,劳力高度密集,由小农承包生产。⁵¹ 80年代初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由于传统出口商品市场价格的下落,外债增加和外汇储备减少,促进非传统农产品出口第一次变成一个政策问题。⁵²

59. 非传统产品的出口贸易所依靠的是正式和非正式销售安排。非正式安排包括通过在外国的与家庭或种族有关系的代理或企业主进行的出口。⁵³ 典型的正式安排包括与外国制造和批发公司有正式合同的外国子公司和零售企业。虽然后者由于搬用定价做法和不训练当地企业家而受到批评,但仍然是无土地穷人的主要季节雇用者。

60. 小农往往是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这种金字塔型纵向联合系统的基础。涉及上千小农的承包农业生产安排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外包企业向小农提供各种投入、生产技术和市场,作为交换,小农向外包企业提供有保证的原料供应来源。

61. 承包农业生产安排往往是政治和社会以及经济考虑的结果。⁵⁴ 在某些国家,土地使用制度和国家政策都保证农业生产由小农进行。⁵⁵ 另外,由于害怕土地征用和好斗的工人罢工,一些跨国公司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办法或发展种植园型农业的补充办法将生产任务包给小农。⁵⁶ 它们有时候还将生产包给不同地区的小农以便通过分散地点减少供应失败的风险。但是,利用小农的基本相对优势在于其廉价和高效率的劳动。首先,小农不以市场价格衡量家庭劳动的价值。另外,那些雇用少量工人的公司一般总是比大种植园更小心谨慎地进行挑选和管理。简而言之,承包已证明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特别是在劳力高度密集、不适于机械化耕种的作物方面。⁵⁷

62. 政府往往通过提供实际基础设施和机构支助促进将小农纳入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生产。⁵⁸ 地方具有代表性农民组织,如合作社,在使小农具有和大农场竞争的能力方面有时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们为外包企业与地方农场领导直接接触提供便利,帮助改善提供投入、生产和销售活动的协调,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⁵⁹ 小

农联合会有时也进行研究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并通过出口这些产品提高了成员的收入。⁶⁰ 这种协会除了起联系小农、加工厂和出口商的作用以外,还通过交易会、关于外地市场和技术的信息和在外国市场建立的很多关系将后者和进口商联系在一起。⁶¹ 第三世界信息网络等非专门贸易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也向小农提供援助,例如训练他们如何储藏、加工和销售产品,并为其产品提供工业化国家的销路。⁶² 为使小农能接管外包企业的某些职能,非专门贸易组织帮助有关小农提高了收入和自给能力。⁶³

63. 某些农产企业则选择了种植园形式的生产或只和一些大型农场有承包安排。农产企业在这些情况下通常和外国私人直接投资有关系,这种企业的特点是集投入供应、农场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为一体的纵向联合系统。⁶⁴ 这种办法特别适合于具有大规模经济特点的生产和加工。采用这种办法还比较容易获得对无瑕产品的市场需求。另外,在易腐产品收获后的处理方面,大型农场比小农系统更有条件利用冷冻储藏和必要的处理设施。最后,种植园式生产还被看作在对生产者产品的需求超过供应的情况下避免承包小农就地销售的危险和拖欠预付信贷的一种办法。⁶⁵

64.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采取小规模还是大规模生产并不是必选其一的问题。向小农承包生产是农产企业在进行种植园或大规模生产的同时采取的一种辅助或补充办法。对从事一系列水果和蔬菜生产的农产企业来说,劳力密集型的收获工作,例如,糖荚豌豆的收获更适合利用小农进行,他们具有廉价劳力的相对优势,而大型机械化农场则能更高效地进行瓜类收获。而且,在需要迅速提高产量以利用利用不足的加工能力或满足高涨的国际需求时期,小农承包所具有的灵活性证明非常有利。⁶⁶

2. 对穷人生活的影响

65. 为了评估非传统农产品出口行业对穷人生活的影响,首先重要的是区分小农和农业工人。某些有关小农可能不是处在收入分配的最底层。而为小农或大型农场工作的无土地农业工人则是绝对贫困的。

66. 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生产对穷人生活影响的一个最明显方面就是这种工作的劳力密集性质。某些出口蔬菜作物每公顷要用400个工作日,而其它作物,如玉米每公顷只需要60个工作日。⁶⁷ 在劳力需求高峰季节,临近国家的劳力大量流入是常见现象,在这种时期,当地工资一般会增加。⁶⁸ 在通常劳力闲置的旱季,对农村穷人

生活和收入的这种有利影响会特别重要。⁶⁹

67. 妇女往往和男人一样多地从事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特别是在非洲社会中,妇女在当地经济中往往和蔬菜种植联系在一起,因此,同样也从事出口蔬菜和水果的种植。⁷⁰但是,在土地属于男性家长、投入供应系统是以他们为对象的情况下,妇女的大部分收入一般都归了男性家长。例如,对农场和加工厂妇女工资的一次调查表明,在某国,她们的工资是男子工资的73%。⁷¹总得来说,从事加工的妇女的情况比从事种植劳动的妇女好。加工的工资由于是在农场之外挣得,因而有助于妇女在丈夫和父亲面前获得权利,并改变她们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从属地位。⁷²

68. 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的生产不仅对男女之间的收入分配有影响,而且也影响到穷人和非穷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例如,出口蔬菜生产在生活和收入分配方面对农村穷人可具有特别有利的影响。在一个记录的实例中,属于国民收入分配中最低四分之一的生产者从某些出口蔬菜的销售收入中所得份额超过60%,而从传统出口农产品销售收入中所得份额则不到25%。⁷³

69. 土地由小农向大农场主的转移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不平等,减少了农村穷人的后代依靠自己的土地维持生活的希望。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大规模的不经济导致了由于在自己的现有土地上生产的小农人数的增加而不是由于效率更高的农场主土地的净增加而出现的生产横向扩大。⁷⁴

D. 结论和政策建议

70. 本报告所探讨的面向出口的工业和农业分部门已证明能够大大促进农村和城市穷人的就业和收入的提高。例如,根据一项研究的结果,非传统农产品出口额每增加1,900美元,就相当于创造一个全日就业机会。⁷⁵另外,穷人参与者从这些分部门的出口收入中所得到的份额普遍显著大于他们否则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⁷⁶其收入往往在贫困线之上的承包农民以及微型和小型企业主在为所雇佣的亲属和其它穷人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他们的活动对临近社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有发展意识的农村自给自足农民最后终于有机会使自己成为面向出口的小农或企业主,因而增加了收入并摆脱了极端贫困。

71. 但是,在这些部门对贫困的影响方面也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农村妇女的劳动往往得不到充分补偿,由于缺少保证和其它因素比较难以从劳动者变为所有者和雇用者。另外,劳动者的工作条件通常不如正式经济部门那么具有吸引力。但是,

总的来说,不能否认在某些国家这些分部门为大量穷人提供了生计、技能和取得进展的机会,相对于他们所面临的其它选择来说,这是一种改善。

72. 在有关分部门方面的政策建议应当旨在提供技术援助和鼓励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灵活出口销售结构。宏观经济方面的主要目标应当是逐步取消暗含和公开的出口税,即过高估计的汇率和出口税。在这方面,保持现时的汇率在货币升值的情况下可明显有助于消除不利于出口、劳力和其它地方投入的偏差。在中间一级,经验表明,当政府采取行动逐步取消出口税时,小型农场和企业可以促进直接和间接出口。这也有助于以同样方式对待所有出口活动,例如,不但向大出口商提供信贷,而且也向出口中间产品的小厂商提供信贷。⁷⁷取消不必要的禁令和放宽特许要求也可有助于减少对小型和非正式部门特别不利的交易费用。

73. 在微观和地方各级,政府可与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提供直接和间接援助。例如,地方政府和得到下放权力的公共机构可向从事下列工作的分部门专有协会和机构提供资金和支助:国外市场情报和信息服务、通过研究和发展活动提供技术支助、提高质量的援助、技术培训、包装标准指导、促进交易会等出口销售服务,以及符合对外性和规模经济标准的其它服务。国家政府也可以各种方式鼓励小型企业,例如:财政鼓励措施、向出口加工区企业提供价格具有竞争力的中间产品,从而逐步加强出口加工区企业相对于外部企业的优越条件。⁷⁸非政府组织可负责初期投资,以面向出口的小型制造企业和农场为信贷和技术援助的目标,从而减少学习阶段的有关风险和新的出口冒险。向小型企业提供信贷和服务可以遵守公平合理的劳工标准和工作条件为条件。

74. 公共援助对刚起步的面向出口的分部门可能比对那些已经成熟的这类部门更有利。应当争取加强现有部门,而不是冒险建立完全新的部门。不应当采取从上至下的方式,而应当更灵活地根据代表有关分部门集团的协会和非政府组织所确定的合理需要采取行动。⁷⁹这样,援助就有可能更有效地提供和利用。但是,总的目标应当是,一旦业务质量和可靠性达到国际上的期望,有关系统达到比较先进的发展水平,就应当由私人部门的行动补充并最后取代所有公共援助。归根结底,目的是使企业主具有自己找到市场和买主的能力,而不是由推定的出口商取代他们。

75. 官方发展援助也可以各种方式提供。在中间一级,可采取债务转换办法以使发展中国家能调动更多国内资源支助小型出口部门,从而减轻贫困,同时,通过增加收入和减少外汇外流缓和国际收支状况。⁸⁰捐助国还可以发挥一种更直接的作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微型和小型企业进入它们的市场。⁸¹多边和双边金融机构还可以为加强面向出口计划的社会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外部资助和技术援助在非传

统农产品出口企业中往往可以为和小农成功地建立联系发挥关键作用。⁸²更普遍而言,有一些在促进投资方面具有经验的多边和双边机构,如进行可行性研究以及为项目的制定和开始提供资助,这些可以帮助有关分部门吸引外国投资。其它将非常有益的由官方发展援助资助的方案包括加强支助农业研究所以进行关于具有出口市场潜力的特别商品的研究;为外国技术专家援助从事面向出口生产和销售的当地企业主提供资助;制定以低收入妇女企业主为目标的循环信贷办法;在联合的基础上提供适当机构等。总的来说,虽然一些援助机构很早以来就通过各种教育方案和制定合作项目参与帮助穷人对周围的变化作出反应,但它们仍然认识缓慢,没有很快的看到以面向出口的小型企业为重点的援助可有助于减少贫困。⁸³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结果将是改善城乡广大穷人的生活前景。

注

¹ 如果80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可以作为规模等级的一种衡量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0年中该地区的城市贫困增加了一倍,农村贫困也有显著增加。见O. Altimir,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through crisis and adjustment", ECLAC Working Paper No. 15, Santiago, September 1993。

² 《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可能使温带农产品价格平均上升5%到10%。见粮农组织:“乌拉圭回合对农业的影响”(CCP:95/13,1995年1月)。

³ 例如,发达国家纺织品和服装的相对份额预计将继续下降,而具有经验和低劳力费用的明显优势、曾受到配额限制的更具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其份额将会增加。中国和印度都符合这些条件,巴基斯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

⁴ 据世界银行估计,1985年世界上56%的穷人(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人均收入365美元)生活在印度和中国。见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ov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0, table 2.1。

⁵ 例如,见D.Hathaway and M.Ingco: Agricultural Liberalization and the Uruguay Round, paper presented at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26-27 January 1995。

⁶ 利用乌拉圭回合最后协定所进行的最新研究是:J.Francois, B.McDonald and H. Nordstrom: Assessing the Uruguay Round; I. Goldin and D. van der Mensbrughe: The Uruguay Round: An Assessment of Economywide and

Agricultural Reforms; G.Harrison, T. Rutherford and D.Tarr: Quantifying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rtel, W.Martin, K.Yanagishima and B.Dimaranan: Manufacturing and MFA liberalization. All studies were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conference "The Uruguay Roun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26-27 January 1995.

⁷ 农城南北模型对主要涉及农业的变化的影响作了估计,并将这些影响分解为对不同发展中区域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哈里森模型综合了对制造业和农业的影响,除了在乌拉圭回合执行过程中的影响以外,还对长期影响作了估计。但是,它对不同类发展中国家所受影响进行的分析不如农城南北模型全面。关于这两个模型的所有细节,见G.Harrison et al(op. cit) and I.Goldin and D. van der Mensbrugge(op. cit). The latter is referred to as the Rural-Urban, North-South(RUNS) model。

⁸ 例如,根据最近对肯尼亚的一次家庭调查,估计该国约有半数人口在1992年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之下(S.Chen、G.Datt and M.Ravallion: Is poverty increas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December 1994 including the statistical addendum)。

⁹ 见Chen和其他,前引书。

¹⁰ 本研究报告所引用的所有增长率都是一次性的,不应和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混淆起来。

¹¹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按照1985年购买力平价以美元衡量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¹² 对非洲南撒哈拉地区的估计不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¹³ 关于为减少贫困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问题,见贸发会议:“为减轻贫困实行国际发展合作:援助的效益”,TD/B/CN.2/14,1995年。

¹⁴ 例如,80年代后期,在秘鲁,其收入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最低三位数的正式部门的雇员所占比例是3.5%,在科特迪瓦是1.6%。见P. Glewwe and D. de Tray: "The poor in Latin America during adjustment: a case study of Peru",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 (LSMS) Working Paper No.5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989, and "The poor during adjustment: a case study of Cote d'Ivoire", LSMS Working Paper No.4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1988。

¹⁵ 某些发展中国家具备关于中小型企业出口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估计数字,但

这些数字没有按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列。具备这种估计数字的国家和地区如下：大韩民国，40%；中国台湾省，56%；中国，50%；作为整体的所有东亚发展中国家，40%。见C. Hall,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SME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economies; evidence and policy issu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wenty-firs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gress, Jakarta, 18-21 September 1994。

¹⁶ 见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手册》，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1991年。

¹⁷ 见贸发会议：《贸发会议统计年鉴》，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1994年。

¹⁸ 例如，在Mercosur国家（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贸易中，中小型企业 在纺织品、服装和鞋袜的总产量中所占份额超过50%。见F. Gato 和C. Ferraro: "Internacionalización de las pequeñas y medianas empresas Argentinas en el Mercosur: exportaciones y modalidades de cooperación empresarial", CEPAL LC/BUE/R.209, December 1994, P.14。

¹⁹ 见M. Watts "Life under contract: contract farming, agrarian restructuring, and flexible accumulation", in P. Little and M. Watts: Contract Farming and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94, p.39。

²⁰ 见S. Moyo,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agri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and exports in Zimbabwe: 1980-1994",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tiago, 10-13 January 1995, p.12。

²¹ 见J. Fox, K. Swanberg and T. Mehen, "Agribusiness assessment: Guatemala case study", USAID, Washington, D.C., March 1994, p.26。

²² 见 respectively P. Swaminathan and J. Jeyaranjan, "The knitwear cluster in Tiruppur: an Indian industrial district in the mak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tiago, 10-13 January 1995; and H. Schmitz, "Small shoemakers and Fordist giants: tale of a supercluster", IDS Discussion Paper No. 331, University of Sussex, Brighton, September 1993。

²³ 见M. Cho: "Interfirm networks: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globalizing economy of South Kore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tiago, 10-13 January 1995, Table 3.

²⁴ 见M. Abreu: “Trade in manufactures: the outcome of the Uruguay Round and developing country interes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26-27 January 1995, Table 2.2 and p.31.

²⁵ 同上,表2.2。

²⁶ 见R. Blackhurst, A. Enders and J. Francois: “The Uruguay Round and market acces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26-27 January 1995, p.23。

²⁷ 按照乌拉圭回合对水果和蔬菜关税的削减与经合发组织国家在糖和奶制品等受高度保护的方面的有限自由化形成鲜明对比。见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结果和非洲国家”,关于1994年10月24日至27日在突尼斯举行的非统组织关于乌拉圭回合的国际会议所作说明,表11。

²⁸ 贸易谈判委员会主席在Marrakesh举行的乌拉圭回合的最后发言中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审查贸易和各种国内政策的关系,包括劳工标准。

²⁹ 见 A. Berry, “The small-scale export sector as a route to poverty alleviat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tiago, 10-13 January 1995, p. 17.

³⁰ 例如, 见 M. Irigoyen and M. Bastos, “Exportaciones de la micro y pequena industria; un resto para las ONGs”, Grupo PAMIS, Lima, 1992.

³¹ 因技术和消费改变而发生的变化通常是结构性的和不可逆转的, 并且往往过许多年之后才会在基层反映出来。通常能深切地感到变化的影响, 例如产品日益难以找到市场, 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上下跌, 失望, 等等, 但其原因可能难以看清。见P. Tiffen, “Vertically intergrated producer-consumer marketing chains: re-inven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for the poo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diago, 10-13 January 1995, p.3.

³² 一个例子是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区。见 B.Levy,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A. Berry et al, "Can intervention work ?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SME succes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994, p. 11. Another example is the export of footwear from Trujillo, Peru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Peruvian family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s who res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A. Vargas. "Conglomerado de micro y peruenas empresas de calzado de Trujillo y programas de apoyo de FONCOD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tiago, 10-13 January 1995, p. 23.

³³ 例如, 见 M. Cho, "Interfirm networks :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globalizing economy of South Korea", OP. Cit., pp. 8-12

³⁴ 见 ILO,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eather and Footwear Industry: Report I, Sectoral Activities Programme, Fourth Tripartite Technical Meeting for the Leather and Footwear Industry, Geneva, 1992, p.25

³⁵ 例如, 见 World Bank Industry Development Division,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Policy and Research Series 20, Washington, D. C., 1992. By way of example, it may be noted, that Mexico's content in the maquiladora industry amounted to only 1.8 percent in 1993.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some interior states of Mexico have local contents of up to 6 per cent while border locations average less than 1 per cent. At the tim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virtually none of this outsourcing has been to micro or small-scal enterprises. See I. Aguilar, "subcontracting in the Mexican industry: rec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tiago, 10-13 January 1995, pp. 4-5.

³⁶ 作为后者的一个例子, 见 M. Kenney and R. Florida, "Japanese maquiladoras: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2 No. 1, 1994, pp. 27-44.

³⁷ See S, Page and M. Davenport, "World trade reform: do developing countries gain or lose ?", op.cit., p. 15.

³⁸ 见 S. Page and M. Davenport, "World trade reform: do developing

countries gain or lose ?", *op.cit.*, p. 15.

³⁹ 见 H. Schmitz, "On the clustering of small firms", 《IDS Bulletin》, vol.23, No.3, July 1992。

⁴⁰ 见贸发会议: "中小型企业在发展出口方面的作用", TD/B/WG.7/3, 1995年1月23日, 第13页。

⁴¹ 行业协会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是 Canera de Calzado (墨西哥鞋袜组织), 它向加入协会的鞋袜生产企业提供一系列服务, 并通过联合信贷提供资金。它还在 Guadajajara 建立了一个培训机构。见前引书, 第22页。

⁴² 例如, 见 E. Klein, "How to make development happen through clustering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pris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tiago, 10-13 January 1995, pp. 5-6。

⁴³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秘鲁 Trujillo 的 El Porvenir 集团向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鞋袜出口, 印度的 Ludhina 集团向印度尼西亚的自行车零件出口。分别见: J. Travara, "From survival activities to industrial strategies: local systems of inter-firm cooperation in Peru", D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1993; and M. Tewari, "Understand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the State, intersectoral linkages, and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ccumulation in Ludhina's industrial regim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July 1993。

⁴⁴ 见 B. Levy, *Op. Cit.*, p.8。

⁴⁵ 例如, 在对泰国的摩托车和电冰箱生产分包安排中, 在某些情况下, 向承包商提供了工人培训以及质量控制方面的援助。见 A. Sibunruang,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Thail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No. 54, ILO, Geneva, 1988。

⁴⁶ 见 A. Berry, *Op. Cit.*, pp. 24-25。

⁴⁷ 例如, 见 R. Ofreno, "Labour market, labou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hilippin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LO-sponsored workshop on Labour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li, Indonesia, 4-6 February 1992, p.72。

⁴⁸ 例如,见H. Schmitz, "Small shoemakers and Fordist giants: tale of a supercluster", *Op. Cit.*, pp. 30-31。

⁴⁹ 例如,见F. Villaran, "Small-scale industry efficiency groups in Peru", in B. Spath, editor, 《Small Firms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uman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Geneva, 1993; and A. Vargas, "Conglomerado de micro y pequenas empresas de calzado de Trujillo y programas de apoyo de FONCODES", *op. cit.*, p. 11-13。

⁵⁰ 见 K. Nadvi and H. Schmitz, "Industrial cluster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review of experiences and research agenda", IDS Discussion Paper 339, University of Sussex, Brighton, January 1994, p. 33。

⁵¹ 关于 70年代和 80 年代拉丁美洲非传统出口农产品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重要作用,有一些例子可见拉加经委会:《按照社会公平原则改变生产格局》,联合国出版物销售编号: E.90.II.G.6, 圣地亚哥, 1990年, 特别是其中题为“哥伦比亚: 鲜花出口”的框IV.2和题为“哥斯达黎加对非传统出口的鼓励措施”的框V.3。

⁵² 例如, 关于拉丁美洲的情况, 见: B. Barham, M. Carter., E. Katz., and R. Schurman, "Non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xports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27 No.2, 1992, pp. 43-82。

⁵³ 见 S. Jaffee and J. Morton, "Africa's agro-entrepreneurs: private sector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of high-value foods", AFTES Working paper No.1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994, p.71。

⁵⁴ 例如, 在加纳, 菠萝种植园周围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在当地土地使用制度管制下, 种植园主往往必须利用外界种植者扩大出口。在冈比亚, 则是由政府出面对土地市场进行干预, 向农产品出口公司提供大量优惠, 因而造成自80年代后期以来小农园艺产品出口的减少。见 P. Little, "Smallholder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non-traditional' commoditi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tiago, 10-13 January 1995。

⁵⁵ 除上面加纳的例子以外, 另一个例子是斯里兰卡, 该国将保护小农作为一项政策。见 USAID Center for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and Evaluation,

Generating broad-based growth through agribusiness promotion: assessment of USAID Program and Operations Assessment Report No. 9,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1994, p. viii.

⁵⁶ 见 P. Little, "Smallholder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non-traditional' commoditi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p.Cit.

⁵⁷ 例如,在肯尼亚,80年代由肯尼亚人一家私营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以向法国出口罐头扁豆。加工所用的原料来自肯尼亚西部约20,000名资源短缺的小农,该合资企业与这些农民签定了一项承包生产协议。所实行办法的特点是由合资企业提供生产投入、经常性技术支助,并由合资公司雇用和训练的推广人员对种植作物进行调整。见 S. Jaffee, "Enhancing agricultural growth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World Bank, 《Agri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992, 0.75。

⁵⁸ 例如,在泰国的 Lam Nam Oon,根据一项非传统出口农产品方案,政府通过建立灌溉基础设施、建立推广系统和帮助吸引私人对该地区投资鼓励农业生产承包。见D.Dolinski, "Contract farming at Lam Nam Oon: an operational model for rural development,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92. See also D. Glover, "Increasing the benefits to smallholders from contract farming: problems for farmers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makers", 《World Development》, vol.15, No.4, 1987, pp. 441-448; and

⁵⁹ 例如,见 K. Kumar, J. Lieberson and E. Miller, "An assessment of USAID's agribusiness program: Sri Lanka case study", USAID, Washington, D.C., 1994, pp. 20-21。

⁶⁰ 例如,在哥伦比亚,1981年成立的番石榴生产者协会致力于通过出口加工番石榴酱增加农民的收入,并为在水果方面进一步多样化进行研究,开发了一种综合 panela 和番石榴特点的出口产品。哥伦比亚每年出口价值10亿美元的番石榴酱,所用番石榴都是由小农生产的,然后由小型企业加工成番石榴酱。见 N. Duran, "La agroindustria del ate o pasta de guayaba y la panela como factores de cambio para el alivio de la pobreza en Colombi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tiago, 10-13 January 1995。

⁶¹ 一个例子就是危地马拉的非传统产品出口商协会。见J. Fox, K. Swanberg and T. Mehen, *op. cit.*,

⁶² 第三世界信息网络是工业化国家的一个公司和组织的世界性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组织的基础是教会、团结、工会和“绿色”运动。它们的直接目标是帮助贫困和处于不利地位的生产者进入国际市场,它们有时还充当生产者和市场之间的非专门掮客。例如,第三世界信息网络贸易公司既是贸易主体又是出口商代理,它负责推销小农团体的产品并和买主进行谈判。某些非专门贸易组织有很大的销售能力并拥有专门知识,例如, Oxfam 贸易公司在全国有500多个零售点,是联合王国10个最大的零售系统之一。见 P. Tiffen,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er-consumer marketing chains: re-inven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for the poor”, *op. cit.*, pp. 12-14。

⁶³ 例如, 见 B. Coote, 《The Trade Trap, Poverty and the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Oxfam, Oxford, 1992, pp. 157-163; and P. Tiffen,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er-consumer marketing chains: re-inven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for the poor”, *op. cit.*,

⁶⁴ 并不是所有加工厂都是大型工厂。例如,关于哥伦比亚的出口番石榴酱小型加工厂,见 N. Duran, “La agroindustria del ate o pasta de guayaba y la panela como factores de cambio para el alivio de la pobreza en Colombia”, *op. cit.*; and M. Cortes, A. Berry and A. Ishaq, 《Success in Small and Medium-scale Enterprises: The Evidence from Colomb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7-189。

⁶⁵ 例如,见M. Mukumbu, “Impact of export horticultural production on rural income grow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Keny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CTAD-organized worksho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Santiago, 10-13 January 1995, p.17。

⁶⁶ 例如,在非洲南撒哈拉地区的情况下,见 S. Jaffee, “Contract farming in the shadow of competitive markets: the experience of Kenyan horticulture”, in P. Little and M. Watts, eds., 《Contract Farming and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op. cit.*, and P. Little and C. Dolan, “Hort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the peri-urban area of Banjul, The Gambia”,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Binghamton, NY, 1993。

⁶⁷ 见K.Swanberg, "An assessment of Ecuador's agribusiness portfolio", USAID,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994, p.40。

⁶⁸ 例如,见D.Glover and K.Fusterer, *Small Farmers, Big Business: Contract Farming and Rural Development* Macmillan, London, 1990。

⁶⁹ 例如,见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Assessment of contract forming at lam Nam Oon. Thailand: a combined effort of USAID and the Royal Thai Government", USAID, Washington, D.C., April 1994, pp.46-47。

⁷⁰ 见P.Little, "Smallholder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non-traditional' commoditi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p.Cit.*, p.29。

⁷¹ 见J. Fox, K.Swanberg and T.Mehen, "Agribusiness assessment: Guatemala case study", *op.cit.*。

⁷² 见D.Glover and K.Fusterer, *Small Farmers, Big Business: Control Farming and Rural Development* *op.cit.* p.137。

⁷³ 见J.Fox, K.Swanberg and T.Mehen, "Agribusiness assessment: Guatemala case study", *op.cit.*。

⁷⁴ 例如,1985年至1992年危地马拉Cuatro Pinos合作社的糖荚豌豆产量增加了三倍,几乎完全是由于种植这种作物的农民人数的增加,见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Guatemala: nontraditional export crops among smallholder farmers and production, income, nutri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effects", IFPRI,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992。

⁷⁵ 见J.Fox, K.Swanberg and T.Mehen, "Agribusiness assessment: Guatemala case study", *op.cit.*, table II.1 and p.30。

⁷⁶ 例如,在危地马拉,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最低四分之一从非传统农产品出口收入中所得份额估计约为20%,而从危地马拉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得份额则只有3%。见前引书,第四页。

⁷⁷ 例如,见Y.Rhee, B.Ross-Larson and G.Pursell, *Korea's Competitive Edge: Managing the Entry into World Markets*, John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1984。

⁷⁸ 例如,斯里兰卡政府鼓励建立本国的纺织厂以便向出口加工区企业提供原料。

见贸发会议：“中小型企业 在出口发展方面的作用”，前引书，第24页。

⁷⁹ 从上至下的办法往往不能取得最佳效果。例如，半国营企业从事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不适于向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的差别销售专门出口。见S.Jaffee and P.Gordon, “Exporting high-value food commodities”,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o. 198,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993, p.xiii. As for small-scale industrial exports, efforts at utilizing high profile national export agencies to support exports efforts have often proved quite unfruitful, See B.Levy, Op.Cit., pp.23-25。

⁸⁰ 下面是贸发会议减少贫困常设委员会在其“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贡献”中向各国政府提出的一项建议：“捐助国协助发展中国家在外债高筑的条件下开发其出口潜力的一个实际而创新的办法就是考虑给予债务减免，通过债务转换的方式来调动国内资源，按照拟议的办法，可利用一定比例的对应基金来支助从事出口生产的小型企业和小自耕农。”见贸发会议：“减少贫困常设委员会1994年7月25日至29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第二届会议报告”，TD/B/41(1)/11, 1994年8月18日，第26页。

⁸¹ 例如，德国技术合作协会和印度共同制定了一项双边方案，称为“印度--德国出口促进计划”，其中除其它事项以外，首先为鞋类、皮革制品和丝绸服装出口商获得市场信息和参加交易会作了安排。在交易会的促进、设计和产品研制方面提供的这种技术服务起了在印度生产厂商和协助在德国市场建立印度企业的德国企业之间建立供求关系的作用。见S.Opitz, “Export promotion in the context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tereconomics, Vol.29 No.3, 1994, p.139。

⁸² 例如，瑞士政府的援助促进和帮助支持了危地马拉Cuatro Pinos的一个有种植糖荚豌豆的2,000个小农组成的成功的农业合作社。见USAID Center for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and Evaluation, “Generating broad-based growth agribusiness promotion: assessment of USAID experience”, Op.Cit., Box 3, p.21。

⁸³ 见P.Tiffen,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er-consumer marketing chains: re-inven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for the poor”, op.cit., p.17。

技术附件

乌拉圭回合对国内生产总值和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模型

1. 乌拉圭对贫困的影响是通过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和后者对贫困的影响体现的。前一种影响是根据哈里森模型(1995年)和农城南北模型(1995年)确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对贫困的影响是根据对41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家庭调查的数据估计的。¹

2. 要分析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对贫困的影响,理想的是具备不同国家几年的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还不具备这种资料,因此,只能进行交叉分析。本说明中所拟定和利用的模型是:

$$POOR = a_0 + a_1 \ln(GDP_{CAPITA}) + a_2 GINI$$

其中POOR是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衡量每年消费少于365美元的人口所占百分比, $\ln(GDP_{CAPITA})$ 是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元)的自然对数,GINI是利用最接近的现有调查数据、同时设想Lorenz曲线不变计算的收入不平等GINI系数。各种变量的详细定义见Chen和其它作者的文章(1994年)。

3. 如表A1所示,人均收入每增加1美元就会使穷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在设想收入分配不变的情况下下降 $25.6/GDP_{CAPITA}$ 个百分点。还可以看出,收入平等数(即Gini系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使穷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减少0.7%。在图1中也可以看出,在回归线之上的国家收入分配不那么平等。换言之,不仅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提高收入平等程度减少贫困。在缺乏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同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贫困和收入分配的数据的情况下,不可能对贸易的增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有意义的分析。

4. 如表A1所示,在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贫困减少速度较慢。这一结果是根据选定函数形式得来的(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自然对数)。应当指出,这种函数形式比任何其它形式更适合有关数据。而且,确定系数相当高($R^2 = .62$),这使得结果的置信程度较高。因此,在设想收入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在孟加拉国人均收入每增加10美元就会使贫困发生率下降2.9%,而在马来西亚同样的增加只能使贫困发生率下降0.4%。这种缩小比例可见于图1,这是描述具备充足家庭调查资料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贫困发生率的分散图。

表 A1

选定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R^2=.62$)

应变量: 穷人/人口		N=41	
变 量:	估计数	t	
ln(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5.61	-7.85	
Gini系数	0.71	3.01	
恒量	192.68	8.09	

5. 根据F-试验,发现不同区域国家分组的作用在统计上意义不大。

6. 为了解Chen和其它人的数据的可靠性,在不使用Gini系数的情况下对模型作了估计,并和开发计划署1994年的人力开发报告的数据作了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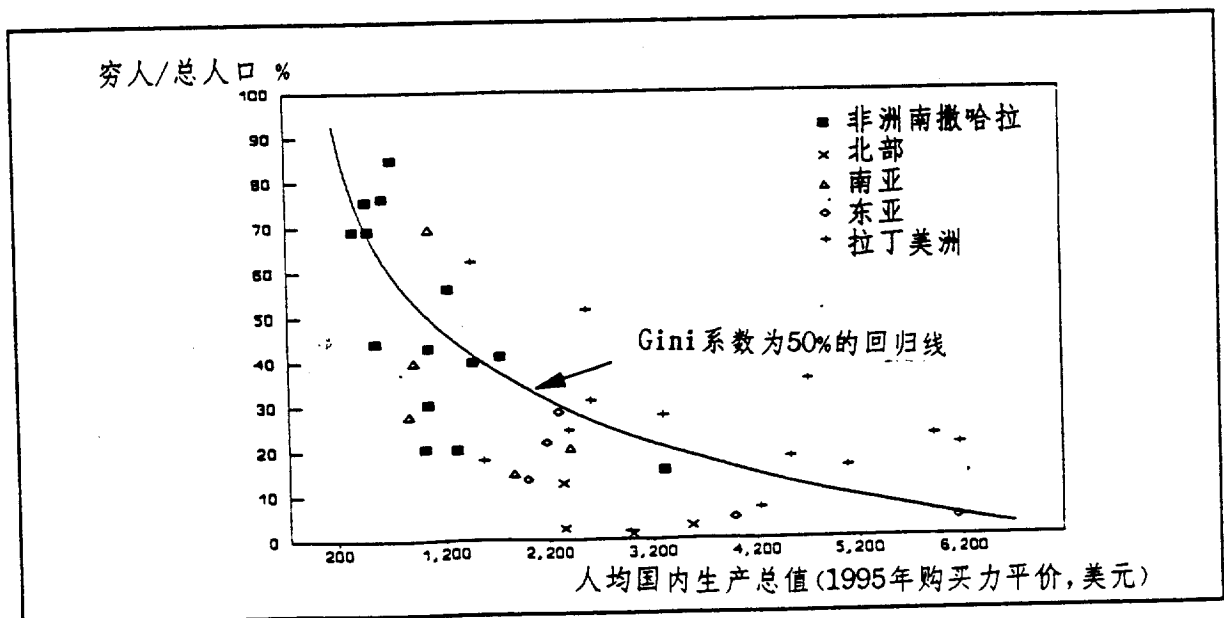


图1. 选定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贫困发生率分散图

7. 如表A2所示,Chen和其他人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更适合模型。模型中利用Chen和其他人的数据得出的确定系数 R^2 是.53,而利用开发计划署的数据得出的确定系数则是.35。这就间接肯定了采用统一贫困线的数据,而不是采用国家相对贫困线的数据,即开发计划署收集资料时所采用的办法。采用Chen和其其他人的数据时家庭收入一个美元的变化比采用开发计划署数据($a_2=-15.87$)时,引起的贫困变化更大($a^1=22.69$)。鉴于Chen和其他人的数据更为适合以及利用购买力平价进行国际比较适合本研究,本报告中的分析以Chen和其他人数据为依据。

表 A2

利用Chen和其他人以及开发计划署的数据对估计数的比较(N=41)

	Chen和其他人的数据		开发计划署数据	
	估计数	t	估计数	t
ln(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2.69	-6.63	-15.87	-4.59
恒量	202.35	7.81	169.41	6.29
R^2	.53		.35	

注

¹ Chen, Shaohua, Gaurav Datt and Martin Ravallion. 1994, Is poverty increas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cluding statistical addendum). 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0: 359-76. Countries with population over 30 million that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ir data set were Argentina, Egypt, Iran, Myanmar, Nigeria,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Turkey, Vietnam and Zaire. The approach by Chen et al (1994) in measuring and comparing poverty is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because they use the same definition of poverty in all countries (\$1 dollar per day in 1985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and they base their estimates on good quality household surveys that have large enough samples.